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三至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范鍾

輟耕録卷三　　　元　陶宗儀　撰

正統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等奏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

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楨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楨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覩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

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楨
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
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
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
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
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
恭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
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

書元嘗恠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
大啓草澤髙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
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
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楨素讀春秋之王正
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覩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
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髙祖成
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
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徳稽之于古證之于今况當世

祖命巴延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
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
不繼遼之禪故臣維楨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
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
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
氷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
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
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

下歴數之相仍者可以安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吴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

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于

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歴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

矣自呼紐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
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按巴
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
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
按巴堅訖於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
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
割幽燕以與之遼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
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

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茍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遼敵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

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
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
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
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
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
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
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
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

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

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

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戹十

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

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歴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

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
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
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
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
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
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
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
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

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絶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

五十年武王十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傳及於

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

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
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
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
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
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
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為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巴延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欽昭儀名清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之臨

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朞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嵊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

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僨起如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剥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嵊丞徐君端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台哈布哈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於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

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豎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
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
山戎今有誓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
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
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
天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
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覥丙失人焉得人
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

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
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
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
不棄宿瘤瘿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昞鴛鴦會雙飛
比目顧長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孰正然
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刼虜
六族死俄頃退鶂落迅風孤鸞弔空影髯堅折白玉
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

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
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燃願為死灰泠貪生念麴蛾
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
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
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
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
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

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其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欲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粧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總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

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初

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六世孫
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
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為其廢壞廟與寺
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於官時何君頤貞為湖
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
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總管
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
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

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頹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鬧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攙國典出募

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冀聖天子錫之圭璋褒
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
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
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
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
降命勑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
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
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彼國安能八十年漢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麥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州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内廷不下班師詔絶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
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
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内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
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
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
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
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

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藹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贔屭空山日落吽鈎輈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楚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膽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

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黯寃魂遊狴犴紛紛雨淚灑貔貅唯餘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氛𬾩已塵金匼匝冕旒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邱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已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絶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輟耕録卷三

輟耕録卷四

元 陶宗儀 撰

發宋陵寢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録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孥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槀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孥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滑灘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横肆埶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

諸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
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
斲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
委而散遣之絶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
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
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
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
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

陰人始有籍籍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孰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髙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若將絶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黄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黄衣貴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

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表後
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
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
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
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
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
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昂
立傾傾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
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髑形南面欲起
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蜕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
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

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穸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七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黄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執一大火運移海濱道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犒犾煦育亡國遺嗣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邱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彛物則

獨具於埶卑位下者之資禀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
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
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
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
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
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

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興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䄛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孰張威懾孰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髑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㭍身隕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劒鉞斬擘事竊
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擘之又斷其首注
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
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
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
生一寒士耳其埶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
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冢取義

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祕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絶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

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

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絶曰一坏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

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隅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螘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録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

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邪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牕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髠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

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
墳寺聞欲媚楊髠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
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賛成之俾泰寧寺僧宗
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
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
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
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

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寳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厮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絶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絶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

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宫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宫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于龍德別宫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藥一枚而已葢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髙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内有玉罏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嘗與張承葉同傳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往
往為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

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執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臠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名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絶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

骨髮盡化孝宗陵項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

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户與謝婣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遥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具即軍中望氣行蹫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覲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謙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茍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

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絶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覩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

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梱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

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楟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

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

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饘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

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愼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

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别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黄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説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

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賢烈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

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

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禱雨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

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輙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𧟹爾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褭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

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戕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

則疾名曰獇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獇字下云獇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獇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亂附妄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强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内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悦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

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泰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泰之子孫咸至顯宦

輟耕録卷四

輟耕録卷五

元　陶宗儀　撰

角端

金華黄先生溍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曽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䚗之語退而閲之按注郭璞曰角䚗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黄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

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畧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

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幷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於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篡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

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丹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瘢薨布爾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

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剡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

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鑾童兒賸遺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説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陜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内第一行脱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巴延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

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秦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秉歌訣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

全

三教

富珠哩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歷法

授時歷要法歌曰授時歷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歷推

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歷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為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已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已酉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莫法大月五九小四八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已酉數至次月朔見已卯即月大也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歷假若造甲午年歷則看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

年中是何節氣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交也中中氣如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奥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

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

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

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

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數刻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十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

知為初二刻葢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令零三數乃是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氣中氣皆以之加用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氣則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為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一 初初 初二 正初 正二
二 初初 初二 正初 正二

三 初初 初二 正初 正二
四 初初 初二 正初 正二 正四

一 初一 初三 正一 正三
二 初一 初三 正一 正三

三 初一 初三 正一 正三
四 初一 初三 正一 正三 初初

復如始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貫糬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

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

以茅諸侯以羽祿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殯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扐賈釋云拂扐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扐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 出聶崇義三禮圖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

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録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黄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嫁故人女

沈仲説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他適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

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如己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為妾為妓為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

年庚午公為户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録山西河東囚行至懐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免公燭其誣召鞫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

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

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為是

雕刻精絶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纎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

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别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宫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鞞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鞞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

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隆友道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因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

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囊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

劉須溪紀其事贊於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烱烱兮疎星曉寒氣轇轇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

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濵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萊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隷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輙為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

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縻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户千户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没貲産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〻也見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侍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慼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歎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禄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

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者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孰豪奪子孫不絶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録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

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劒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録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寃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絶於一時耳

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温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

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
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廉介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
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
退食自公則閉戸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
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
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賔客見訪則俾

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褭著珍珠仲謙畧不答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節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己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輩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

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杖

白廷玉先生珽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輟耕録卷五